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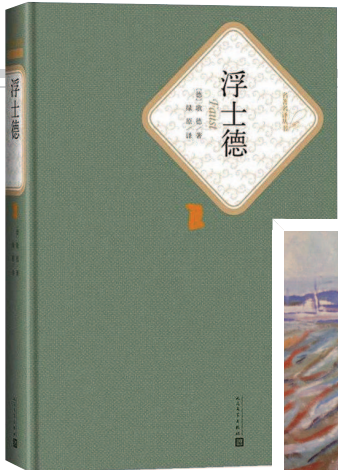
明天是伟大的文学家歌德诞生 270 周年纪念日

在他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， 我们努力探寻生命个体的意义

黄雪媛



▲歌德画像



今年是伟大的德国文学家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诞生 270 周年。今天，阅读歌德，纪念歌德，有没有“过时”？

歌德的生命智慧和他全部的生活经历丝毫不亚于他的著作。他不应该只存在于文学史中，成为一个象征符号。现代人完全可以把歌德作为一位活在当下的精神导师来亲近，以他为镜，自我修养，自我映照，在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不断奋进。

——编者



▲歌德《浮士德》插图，弗朗茨·史塔生绘

1 一尊“半神”

“谁若仅懂得文学，就对生活知之甚少”

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，歌德都是德意志文化史上一个难以逾越、无可比拟的人物，他属于“一次性”的天才现象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歌德当然首先是超凡脱俗的世界级诗人，他一生写下两千五百多首诗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歌德总能即兴赋咏，信手拈来皆是“诗”。歌德在诗里吸饮纯洁生命的欢悦和痛苦，但他血液里除了奔腾荡漾的诗兴，也始终存在着一股力量，那就是对现实客观的注目。“诗既美又善，但它无法引导生命。谁若仅懂得文学，就对生活知之甚少。”这是歌德的文艺观，也是生活观。歌德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诗人和世俗生活并不相悖。尽管他承认，他真正的快乐来自“诗意的冥想与创作”，但我们知道歌德的“副业”不止一桩，且都是他主动的选择：他是难鸡鸣虑的宫廷枢密顾问，孜孜不倦的自然科学研究者，乐趣无穷的生活家和收藏家，以及，无可否认的，歌德也是一生恋爱无数的情圣。如果说浮士德代表着歌德形而上的一面，那么梅菲斯托就是他现实主义的另一面。歌德是极少数把灵魂与肉体、精神创造与世俗生活融合得极为高明的幸运者。

歌德在他所处的时代，就被视为圣哲，被奉为“半神”。青年歌德的丰神俊朗、活泼狂野，令无数男女为其风采才华倾倒；25 岁，少年维特横空出世，一句“我返回自身，发现了一个世界”，让世人耳目一新！不必说 18 岁的魏玛大公对歌德爱慕有加，一生厚待，就连拿破仑也不甘落后，声称自己至少读过七遍“维特”；中年歌德堪称“当世大儒”，博学多才，沉稳优雅；他携手青年席勒，把德国文学推向巅峰时代，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；老年歌德俨然如“国王”，沉默寡言，威仪万千，令人膜拜又令人畏惧，是思想的丰碑亦是新生力量的障碍，以至于 1832 年歌德逝世之后，

整个德国知识文化界沉浸于悲伤的同时，也大大松了一口气：一个漫长的“歌德时代”终于结束了。

想当年，魏玛妇女广场边上那栋花园房子，曾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整个世界的目光，多少同时代人把争取到歌德的关注视为幸福和荣耀。如果要定义歌德与他的时代的关系，我们可以说：18 世纪造就了这个天才，而这个天才又以“令人感到玄妙的，先知般直觉”（托马斯·曼语）预言并深刻地影响了 19 世纪。那么，在歌德诞生 270 周年之际，在时代气质和世道人心早已几度沧海桑田的今天，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歌德，纪念歌德？他对我们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有何指导意义？换句话说，歌德有没有“过时”？

德国著名学者、传记作家吕迪格尔·萨弗兰斯基给出了令人心动的回答。萨弗兰斯基认为歌德“不仅以其著作，而且也以其生命而令人振奋。他不仅是个伟大的作家，而且是个生命的大师。两者合一，让他对后世来说，成为取之不竭的源泉……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机会，以歌德为镜，更好的理解自身和自己的时代。”萨弗兰斯基于 2013 年推出了可作为其创作巅峰标志的传记《歌德：生命的艺术品》（Goethe: Kunstwerk des Lebens）（三联书店于 2019 年 5 月首推中文版，书名为《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》，译者卫茂平教授）。萨氏怀着郑重爱戴的态度，使用的却是一种轻盈流转的笔法，把这尊高高在上的“半神”重新拉回到人间，让读者见识到一个丰富的、真实的个体生命是如何一步步自我启迪、自我建构、自我完成的。在笔者看来，歌德的生命智慧和他全部的生活经历丝毫不亚于他的著作，现代人完全可以把歌德作为一位活在当下的精神导师来亲近，而不应该只让他存在于文学史中，成为一个象征符号。

2 天生我材

“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，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”

不知在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爱自己往往是一个传奇式生活的开端”。这里的爱，并非自我迷恋，它意味着对自我生命的强烈认同和深刻关注，意味着一条富有创意、并且被一种超人的意志和责任感引导着的自我发展之路。歌德对自己的“天分”是有高度自觉的。在 31 岁时写给年长八岁的苏黎世友人拉法特爾的信中，歌德有这么一番自我预言：

“将我此在的金字塔——其根基我生来就有，为我建立——尽可能高地插入云端，这个欲望压倒一切其他，不允许哪怕片刻的遗忘。”（引自《歌德——生命的杰作》扉页献词）

歌德终其一生都不曾遗忘这份“造塔”使命。他孜孜不倦地建构着自己，并把“造塔”的过程一一记录，以示世人。托马斯·曼曾言：“歌德是最完美意义上的教育方式的人。他一生中两部纪念碑般的作品《浮士德》和《威廉·迈斯特》是教育诗篇，是人的教育培养过程的展示。”相较于我们对莎士比亚生平的一无所知，歌德的全部作品都具有自传色彩。维特、浮士德、威廉·迈斯特个个都有他的分身和影子，而《歌德谈话录》《诗与真》以及浩瀚的书信札记让歌德的形象乃至他内心生活的种种都得以“复活”。

通常，在世人眼里，歌德可谓顶级“人生赢家”：家世优渥，仕途顺遂，高朋满座，四海驰名。歌德身上还有令世人艳羡的一点：歌德爱过许多人，也被许多人爱；兄妹之爱，知己之爱，恋人之间，家庭之爱，师徒之爱。他的一生是被“爱”引领着、开拓着的一生。“爱”与他的创作和生命连成一体。歌德有诗云：

我们源自何方？
源自爱。
我们缘何迷失？
匿之爱。
是什么助我们超越？
是爱
我们如何找寻爱？
凭着爱。
我们何故长久哭泣？
因为爱
我们何以结成同心？
因为爱。
（黄雪媛 译）

3 遗忘之术

“不管作为园丁或者农夫，作为猎人或者矿工，这种认识都会让我们摆脱自身。”

如果说，不与对手纠缠是歌德的处世之道，那么“遗忘之术”是他保全自身的生命策略。在安适的表象下，歌德其实经历过多次危机，不止一次差点精神崩溃。幸运的是，他天性中的“遗忘之术”，一种“断念”的本领，能帮他化险为夷，重整旗鼓。有时，他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遗忘，有时，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科学研究工作，或则不失时机的“逃避”，比如逃去意大利隐居两年，休养生息，韬光养晦；他甚至借昏睡或大病一场，抛弃过去，割断关系。

但谁要是心已被不幸扼住，他想挣扎着反抗铁索的羁绊，就会徒劳无功。

爱成就了歌德，助推了他的天才之喷薄。但我们不要忘了，歌德的一生也是辛劳的一生。老年歌德有一回向他的秘书艾克曼博士倾吐：“人们通常把我看成一个最幸运的人，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历程也并不挑剔，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工作。我可以这样说，我活了 75 岁，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。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，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。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。”（引自《歌德谈话录》，朱光潜译）。这番话是对他 25 岁时写下的那首《普罗米修斯》的一个遥远的回应：

宙斯，要我尊敬你，为什么？
你可减轻了
任何重担者的痛苦？
你可遏止了
任何受惊吓者的眼泪？
把我锻炼成人的
不是全能的时代
和永恒的命运吗
它们是我的也是你的主人！
（冯至 译）

显然，歌德是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了，他自动背负了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使命，沉浸其中，去受苦，去哭泣，去享受，去欢乐。“你若要为你的意义而欢喜，就必须给这个世界以意义。”

直到他生命结束前的半年，82 岁的他仍然在兴致勃勃地寻求新的素材，新的自我。在歌德的时代，正是“天才”之说流行的时代。康德明确肯定“天才”的存在：“在一切艺术之中占首位的是诗，诗的根源完全在于天才。”歌德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一方面完全明白自己犹如缪斯的宠儿，注定会名垂青史，另一方面又不忘训导年轻人，天才的养成要依赖刻苦苦练。在他的生命接近尾声之际，歌德对“天才”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，他对艾克曼说：“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，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……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，就连最大的天才，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，他也决不会有有多大成就。”歌德身为巨人，庄严自持，又兼虚怀若谷，清醒自知。

4 知足不殆

“建设才使人类享受纯真的幸福”

在歌德留下的格言诗和谈话录里，我们常常读到他对“理智”的重视和对“适度”原则的主张。这两样也是歌德保持健康、长享盛名的秘诀，正所谓“知足知止，知足不辱，知足不殆”。譬如，他认为雨果是“过度多产”，“他那样大胆，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，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，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！”再譬如论及“自由”，歌德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自由来过健康的生活，从事本行的工作就够了。他甚至认为对自由理想的过度追求害了席勒，导致席勒身心耗竭，断送了性命。我们可以想象歌德说此话的时候心里该有多么遗憾。席勒应该是歌德一生中唯一智力上“势均力敌”的朋友，生得比他晚，却死得比他早。十年亲密相处，如琢如磨，如切如磋；如今故人音讯杳绝，歌德难免有种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的孤独。即使后来歌德又有了策尔特这样的密友，也难以填补他失去席勒的空白。在席勒去世 20 年后，歌德有一个惊骇之举：据说他悄悄把席勒的头盖骨带回，放在自己的书房里，朝夕相对，长达一年。

5 格物致知

“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”

“你若要为全体而欢喜，就必须最小处见到全体。”对歌德而言，坐在一棵树下乘凉，而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，不去了解它需要什么样的生长环境；赞美蓝天白云，却不寻思天空的蓝色缘何而来，云朵的形成是什么原理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鸟兽虫鱼，皆有命名，天地万物，皆有其理。既要知其然，又要知其所以然。大自然是细节构成的王国，所以歌德主张：“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”。歌德一向贬低那些沉溺于主观情绪而忽略现实细节的诗人。

歌德的文艺观念既受古希腊传统的滋养，又得到现实主义的支撑，他的艺术探索之路就是一条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之路。

因此，歌德是这样一个人兼具诗性和

科学性的自然之子。他既能写出《荒原小玫瑰》这样清新伤感的少年爱情，《浪游者夜歌》这般返璞归真的生命感悟，也能写出研究植物起源与变形的著作《植物变形学》，他还著有《实验论》和《色彩学》，甚至还有一项重要发现，即证明了人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有颞间骨。歌德对知识这种广采博纳的态度和孜孜以求的钻劲，也使他能胜任各种工作。在魏玛辅佐大公的生涯里，歌德先后担任的职位列出来有一大串：枢密顾问、矿物官、国防部长、财政部长、建设部长、剧院监督。工作的繁重沉重，自然夺去了歌德大量文学创作的时间，但也赋予了歌德一笔财富：务实谨慎，不虚妄，不浮泛。“你若要迈入无限，就只能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。”

歌德活了 83 岁，在他那个时代，绝对对是长寿之星。“群峰之巅，一片沉寂”，生命的杰作已然完成，孔夫子所言“尽善矣，尽美矣”，用来形容歌德的一生，实不为过。歌德创造了一个时代，并在他身后投下了长长的影子。我辈中人亦可以歌德为镜，自我修养，自我映照，在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道路上不断奋进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教师）

▲歌德《浮士德》插图，德拉克洛瓦绘

